

大唐双龙传


黄易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肆

【黄易精品】

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肆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·肆 / 黄易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0436号

大唐双龙传 肆

黄易 著

策 划: 英特颂
责任组稿: 周 琼
责任编辑: 吴 虹
 熊 凌
特约编辑: 张 怡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 (全十册)
字数	5007千 (全十册)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 (全十册)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怎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浴血都城 | 001 | 第十一章 | 乘疑可间 | 210 |
| 第二章 | 交换人质 | 020 | 第十二章 | 漳水之战 | 228 |
| 第三章 | 便宜城主 | 037 | 第十三章 | 正邪之战 | 246 |
| 第四章 | 战必攻城 | 055 | 第十四章 | 嫁祸东吴 | 266 |
| 第五章 | 绝世箫技 | 074 | 第十五章 | 佳人有约 | 284 |
| 第六章 | 穷凶极恶 | 095 | 第十六章 | 救人救火 | 302 |
| 第七章 | 错恨难返 | 119 | 第十七章 | 不死印卷 | 322 |
| 第八章 | 江湖激战 | 143 | 第十八章 | 鹿死谁手 | 340 |
| 第九章 | 飞轮斗舰 | 166 | 第十九章 | 月夜深谈 | 358 |
| 第十章 | 造谣生事 | 190 | | | |

第一章 浴血都城

李世民负手从破洞悠然步出，微笑道：“只要子陵兄能在此小留一个时辰，李世民保证让子陵兄安然无损地离开。”

徐子陵朝正不断运劲用力扯鞭的尉迟敬德瞥了一眼，淡然道：“世民兄不要骗我，若不是你答应王世充保证能将小弟收拾，王世充岂敢贸然对付寇仲，他不怕以后睡难安寝吗？”

长孙无忌等无不露出讶色，感到有重新评估徐子陵才智的必要。

徐子陵这猜测显示出他对人性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。现在天下谁不知寇仲和徐子陵乃生死之交，若干掉其中一个，不遭另一个报复才怪。留有这种可怕的敌人，任何人以后都难望能一觉安眠。尉迟敬德心中还多了另一番奇异的感觉。徐子陵瞥向他的那一眼，清澈如神，似乎能将他里里外外一览无遗，尽悉他的虚实，叫他难受得直想吐血，手劲登时减弱三分。

李世民苦笑道：“子陵兄太了解王世充了！不过我李世民却另有自己的处事方法，不会为任何人所左右。”

徐子陵洒然笑道：“世民兄若不肯回答刚才的问题，小弟便要硬闯突围。”

李世民双目射出伤感的神色，摇头道：“除了虚彦兄外，尚有小弟的二叔，子陵兄该知寇仲再无生还的机会。不如就此收手，我可安排让你领回寇兄的遗体。”

李世民的二叔就是李阀内出类拔萃的高手李神通。

徐子陵仰首望天，盯着刚升上东方天际的半阙明月，语气冷静得像不含半丝人世间的感情，沉声道：“我要动手哩！”

李世民一双虎目涌出热泪，转身掉头便走，黯然叫道：“子陵兄得罪了！”

这句话等于颁下要把徐子陵处死的命令，登时燃着了酝酿积聚至巅峰的战火。

寇仲疾如狂风，贴墙滑去，既免去了右方来的攻击，又使墙上的箭手无从瞄射。最令截击者头痛的是他遇上强敌时游鱼般滑上墙壁，避过硬撼，敌弱时便全力施展杀着。在短短十多丈的距离，他固是多处负伤，敌人也给他宰掉数十个，战况激烈纷乱。

刚劈飞了两名挡路的敌人，左后侧锋锐疾至，寇仲来不及拿眼去瞧，左足点地，虎躯疾旋，井中月快逾闪电般劈出，格开偷袭者的长矛。一个照面下，寇仲认出对手乃王世充亲卫里的一名领军偏将，还曾几度交谈和并肩作战。此时对方现出一丝无奈的苦笑，抽矛后退，寇仲本要连珠而发的宝刀不由硬收回来，心中一阵感触下，三支长枪疾刺而至。

寇仲一个空翻腾身而起。只见东太阳门已在不到十丈之处，可是楼门处满布敌人，用的均是利于远攻的矛、枪、戟等最不利他想贴身攻坚的重型武器。而左方有一批大约百多人的生力军，正朝他围过来，左盾右剑，队形整齐，若给截上，定是死路一条。

寇仲心中大凜。敌人显已从混乱中恢复过来，重新组织攻势，且看穿他要硬闯东太阳门，故在该处布下主力，要他插翼难飞。四支长矛像四道闪电般脱手往他射来。寇仲改变方向，右脚撑墙，投进一堆敌人丛中，身刀合一，多个敌人立时仰跌侧倒，给他冲出围困。此招虽出乎敌人料外，但由于四处都是敌兵，使他只能从一个重围闯到另一个重围里，但离东太阳门的距离却缩短至六丈。

一人倏地以左手盾护着身体，右手剑迎头劈至，势道十足，劲风扑面。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宋将军你好！”

来敌正是宋蒙秋。四周的敌人配合宋蒙秋的攻势，浪潮般卷过来。

宋蒙秋大喝道：“若立即弃刀投降，我保证可让寇兄全尸而死。”

寇仲冷笑道：“宋将军如此照顾小弟吗？”

“当！”寇仲迅闪一下，避过对方剑势，肩头撞在左侧敌人胸口处，那人骨折喷血后跌，他已振腕一刀劈在宋蒙秋精钢打制的盾牌上，发出震慑全场的一声巨响。

矛尖刺到后肩胛，寇仲身子一晃，长矛被震得滑了开去，只能留下一道血痕。宋蒙秋却吃足苦头。寇仲这一刀乃全力施为，暗含旋劲，猛若迅雷，劲道强绝，以宋蒙秋的功力，亦被刀势硬劈得远跌近丈，撞得己方之人左扑右跌，就像有心为寇仲开路的样子。宋蒙秋整条左臂和半边身子都麻木起来，而尚未来得及催动血气，寇仲如影附形地贴身追来，井中月杀气狂潮怒涛般卷至。宋蒙秋大叫不好，寇仲这一刀巧妙至极点，令他只有一个选择，忙举剑挡格。螺旋劲卷转而来，宋蒙秋痛哼一声，像傀儡般被寇仲摆布得朝东太阳门的方向踉跄连退十多步，再为寇仲开出一条通行之道。寇仲身后的百多名剑盾手虽拼命

追来，始终落后了几步。四五支长矛从宋蒙秋左右刺出，希冀能阻止寇仲继续以宋蒙秋为主要目标发动猛攻。

寇仲知这是生死关头，只要再把宋蒙秋劈得倒退十多步，便可抢进深达八丈的门道去。寇仲仰天长啸，运尽余力使真气行遍四肢百骸，再满贯刀上，井中月立时涌出森寒凌厉的杀气，挡路者但觉森冷的刀气扑面而来，全身如入冰窖，呼吸艰困。刀风呼啸，劲厉刺耳。宋蒙秋趁此缓冲之机，横移避开。数声沉哑的响声后，挡路的数名矛手无一幸免矛折人伤地东倒西歪。寇仲亦因真元损耗极巨，把心一横，腾空一个跟头，避开四方八面攻来的重兵器，投往东太阳门去。十多处伤口同时洒出鲜血，触目惊心。

徐子陵把寇仲的安危和自己的生死全排出脑海心湖之外，灵台空澈澄明，没有半丝杂念。他一丝不漏地清楚把握到敌人进攻的路线、角度和先后。这五名天策府上将级的高手，确不愧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江湖，不动时已能封死所有逃路，动手后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最厉害的是史万宝的矛和刘德威的棍，分别从前后两方攻来，抵达的时间分秒不差，就算他双手同出，也只能挡着对方两件兵器。最糟是他的左足踝给尉迟敬德的长鞭缠得正紧，使他无法作大幅度的移位或闪避。更要命的是长孙无忌的玉箫稍慢两人一线，使他知道纵然挡避两人全力的第一波攻势，仍要应付长孙全力出手的另一击。挺刀立于后方两丈许处的庞玉亦予他极大的威胁，令他深切顾忌，须稍留余力以应付他的狙击。这五个高手任何一人都有与他单独硬拼之力，合起来其杀伤的威力更以倍数提升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只要一个照面便可将他重创，而他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。何处才可找到敌人联手的破绽，那遁去的‘一’呢？如此攻势，实难拆解，情势危殆险恶。

蓦地徐子陵狂喝一声，全身劲力送往左足踝，再沿鞭身往尉迟敬德攻去。尉迟敬德只觉一股强大无匹的螺旋异劲攻入手内，大骇下忙全力相抗。岂知对方的螺旋功忽地以反方向回旋而去，由冲击变成拉扯的力道。尉迟敬德也是了得，硬坐腰马，反扯归藏鞭。此时史万宝的矛、刘德威的棍，同时击至。

徐子陵哈哈一笑，像被狂风吹起的棉絮般以肉眼难察的高速，脱出敌人的围攻，疾如风火般往尉迟敬德撞去，敌人鞭子拉扯之力，反为他提供了闪避的助力，只有史万宝的矛在他左肩处划出一道衣裂肉绽的血痕。尉迟敬德手上一轻，给己身劲力反撞过来，以他深厚的功力亦难受得差点要吐血，一个踉跄，随着波浪纹不断增大的归藏鞭，险些跌坐地上。伺机一旁的庞玉和长孙无忌看得最是清楚，都惊骇欲绝。要知徐子陵能办到这种本属没有可能的事，必须体内真气在眨眼的工夫间转换了多次才成，至此方深悉《长生诀》秘功的厉害。两人大喝一声，剑箫同时出手。

更骇人的事发生了。

大唐
双
传

“锵！”寇仲一刀劈在一支往他刺来的长戟处，借力斜掠而上，直登东太阳门的门楼处。敌人哪想得到他取难舍易，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。十多支专防敌人攻城，长达三丈的拒钩往他挥至。

寇仲心中大定，刚才他冲天而起的力道大半是借来的，本身仍留有余力，忙急换真气，生出新力，一个空翻避过拒钩，越过城墙达两丈有多，再斜掠往城楼靠皇宫的城墙边缘去。从这角度往西北望去，可见到皇宫内城的城墙和位于内宫城东南角的永泰、泰和、兴教三门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三门都没有特别加派人手把守，所以只要他速度稍快，可在被敌人截上之前躲进皇宫去，再设法逃命。

墙上乱成一团。寇仲连人带刀硬往举矛挺枪迎来的敌阵投去，狂喝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井中月洒出大片刀光，盖顶压下，笼罩范围之广，劲气之强，实属他出道以来最厉害之作。拼死之下，他把功力发挥至极点。敌人东倒西翻下，他已踏足墙头。

此时他离墙头向西的边缘只有两丈许远，成功在望，斗志激昂，哪敢稍缓，趁着敌人阵脚大乱，井中月风卷雷奔地朝墙沿杀去，登时血光四溅，挡前的两人同时胸口中刀，直入心脏要害，往后便倒。

寇仲踏着敌人尸身，以游鱼般的滑溜身法，每一挥刀，必有人中刀倒地，中招者必当场气绝身亡，只有死者，没有伤者。

内气不住流转，旧力刚消，新力又生。四周的敌人见他如此威势，心胆俱寒，纷纷退避。寇仲亦多添了几处伤口，不过他这时杀得性起，将井中月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刀气狂飙，有不可一世之威。

忽然前方空旷无人，原来终抵达城楼边缘。寇仲转过身来，井中月旋成一匝，七八支枪矛应刀折断。众人骇然退后。寇仲哈哈笑道：“老子去也！”一个倒翻，往后跃去。

就在此刻，两股气势浑凝、强猛无俦的锋锐之气，分由下方往他射来。寇仲心中大骇，知道终遇上能置他于死地的高手，且有两个之多。破风声同时在后方响起，六七支钢矛从城墙上疾矢般往他后背掷去。

归藏鞭竟又扯个笔直。一股狂猛的拉扯力，以尉迟敬德马步之稳，亦要给徐子陵扯得冲前两步，才收住势子。庞玉的剑、长孙无忌的簪，同时击空。

这应是不可能的。徐子陵明明是朝尉迟敬德疾冲过去，摆出要全力进攻他的情势，岂知在离对手半丈许时，竟凝定了一下，接着往反方向后退，拉直鞭子。这种真气的急剧转换，原可令任何高手的奇经八脉乱成一团，动辄走火入魔，但徐子陵却若无其事般办到了。

徐子陵脚踝的一截归藏鞭寸寸碎裂，大笑道：“天策府高手果是不凡，我徐子陵领教了！”只见他凌空飞退，越过墙头，没在远方黯黑里。

众人呆在现场，面面相觑。谁想得到徐子陵能凭着表面看来使他尽处下风

的一条鞭子，作为遁去的凭借，大耍戏法，把众人玩弄于股掌之上。他们虽对徐子陵评价甚高，但到真正交手，始体会到他的真正造诣。

寇仲只瞥一眼，进一步肯定了自己难以力敌的想法。

从这城门处冲天截击上他的两个人，穿的只是亲兵的武服，却戴上遮盖了上半脸庞的头盔，摆明是不愿让人认出他们的庐山真貌。

左下方的男子手中长剑化作无数炫人眼目的芒点，反映着远近火把风灯的光芒，使人难以看清他的身形，但寇仲却清楚无误感到他是曾和自己交过手的“影子刺客”杨虚彦。

此人实是用剑的奇才，其火候功力均达到了宗师级的级数，且剑法另辟蹊径，只是他一人，寇仲便没有取胜的把握。

另一人手持奇形兵器，形状似戈非戈，似戟非戟，就像戈和戟合生的错体儿子，但观其霸道的攻势，武功绝差不了杨虚彦多少。

寇仲心中唤娘时，墙头守军掷来的七支长矛，刺背而至。

寇仲一声大笑道：“虚彦兄别来无恙！”

身子在凌空中左右急速地晃了几下，五支长矛分别从他左右上三方贴身而过，但其中两支竟给他夹在腋下，猛烈的力道，助他改变了下坠的势子，改为越空而前，直往皇宫永泰门的方向投去。以杨虚彦和李神通之能，也只能扑了个空。

高手相争，争的就是这分秒之差，到他们两人运气落回地上，寇仲早没入皇宫。一时间大批追兵随之拥入永泰门去，乱成一片，反令两人行动不便，坐失良机。

徐子陵换过另一身衣服，又买了把钢刀，戴上面具，扮成曾被“河南狂士”郑石如错认为前辈凶邪“霸刀”岳山的样子，施施然到天街一间约定的酒馆，等待寇仲。

他有信心寇仲必能保命逃生前来见他。

假如他死了，他会不择手段刺杀王世充和李世民来为他报仇，然后南下接回素素母子，将她们托付翟娇，再孤身去找宇文文化及算账。既要争天下，不是你杀我便是我杀你，谁都没什么好怨的。

忽然间，徐子陵生出一种豁了出去，什么都不放在心头的情怀。生也如是，死也如是，有什么好担心的。要发生的也该发生了。

此时有两个江湖人物步入店来，瞥见独坐一隅的徐子陵，先是愕然，接着脸色大变，退了出去。

徐子陵看在眼里，心中大惑不解。要知岳山数十年没有踏足江湖，除非是当年的同辈高手，否则理该没有人认识他，为何随便闯进来的两个汉子，年纪又不过三十，便一眼认得出“他”来呢？再想深一层，登时恍然。岳山抵洛阳

的消息必已从郑石如口中散播开去，又或告知此地某一帮会或有势力的人士，那人于是传令手下留意这么一号人物，才有刚才的情况出现。

现在连王世充和李世民都成了死敌，徐子陵哪还会把其他人放在心上。他只想喝酒。

若寇仲真的遇害，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？人死了是否就烟消云散，了无痕迹，还是会再次投胎为人？

寇仲熟悉的足音由远而近。徐子陵抬头瞧去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个身穿便服的禁卫军。

寇仲步履不稳地在他身旁颓然坐下，面具的遮盖令徐子陵瞧不见他的脸色，但当然知他受了重伤。

喝了一口酒后，寇仲狠狠道：“王世充那天杀的家伙，竟联同李小子来对付我，差点就让他给要了老命，幸好我有改头换面的妙招，否则你以后都见不到我了，除非肯到地府去探我。”

徐子陵从桌底探手过去，抓着他的手，真气源源输送，淡然道：“刚才有人认出我是‘霸刀’岳山，所以这里不宜久留，还要设法撤下任何想追踪我们的人。”

寇仲愕然道：“岳山？”

徐子陵耸肩道：“有什么好稀奇的？”接着皱眉道：“你的伤势很重，没有一晚的时间，休想痊愈，但那只是指内伤而言，外伤怕要多两天。”

寇仲得意洋洋地道：“我之所以能脱身，全赖杨虚彦这小子想趁我力竭时来占便宜，加上我带着王世充的人从皇城游往宫城，兜兜转转，跑足几里路。最好笑是当我闯到后宫时大喊王世充要杀杨侗，整座皇宫登时乱成一片，我乘机与一个友善兼好心肠的禁卫交换衣服，溜了出来！哈！哎哟！”

徐子陵没好气地道：“你不要开心得那么早，虚先生呢？”

寇仲低声道：“我们走！此仇不报非君子，山人自有妙计。”

这晚的洛阳城出奇的宁静。王世充并没有派人搜索他们，谁都知道这不会有任何收获。

两人躲到那可俯视天津桥的钟楼上，徐子陵一边助寇仲行气疗伤，一边向他说出被李世民布局围攻和脱身的经过。

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：“李小子真毒辣，奇怪，李小子不要李靖出手合情合理，但为何红拂女也没派上份儿呢？”

徐子陵晒道：“你少为这种事伤神吧！现在怎样救回虚行之？最糟的是我们根本不知他是生是死、情况如何。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。”

寇仲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承受着徐子陵输入体内的真气，好一会儿几睁眼道：“王世充最需要的是一个像小弟般杰出的军师和谋臣，而虚行之正好符合他这需求。虚行之这人武功虽不怎样，才智却绝不会在我们之下，他总有办法令王

世充相信他和我们没有什么密切关系，而事实上也的确没有，所以他理该安然无恙。”旋又叹气道：“假设我的敌人只是王世充，我便不用那么担心，但多了个李小子，则是另一回事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另有妙计吗？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明天我先去看看虚行之有没有留下任何讯息，再设法联络上宋金刚留在洛阳的人，摸清楚些洛阳的情况。唉！忽然由前呼后拥变得举目无亲，真使人难受。”

徐子陵心中一动，暗忖自己亦可找刘黑闥留在这里的清秀美女彤彤探问消息。

寇仲苦思道：“现在各方面形势都是那么紧急，为何李小子仍能在东都磨跢这么多天？其中定有我们猜测不破的道理。”

徐子陵低声道：“省点精神吧！其他一切天亮后再想好了！”

翌晨两人分头行事。

洛阳一切如旧，只是比以前更兴旺。

徐子陵戴上了从未用过的面具，扮成穷酸儒生的样子，驾轻就熟地去找彤彤。到了那铺子时，他才回复本来面目，径自入铺，片刻后他与彤彤在铺子后院的房子见面，后者正收拾行装，显然准备离开。

彤彤见他来访，大喜道：“我还在为两位大爷担心呢！见到徐爷安然无恙，回去也好向刘爷交代。”

坐好后，徐子陵问道：“彤彤姑娘要走了吗？”

彤彤点头道：“现在形势吃紧，夏王已定下进攻徐圆朗的大计，下一个轮到宇文化及，否则一旦李军突出关西，我们便悔之已晚。”

徐子陵点头同意。

兵家争胜，分秒必争。现在李密大败，使整个形势改变过来。在中原关内外的三股最大势力，都各自有其难题和急待解决的事。李渊尚有薛举父子的后顾之忧，又有虎视眈眈、伺机欲动的刘武周。王世充则要扩大战果，尽收李密的败军和领土，把李密赶尽杀绝，连根拔起。所以窦建德必须趁此良机，廓清所有阻他南下的敌人，徐圆朗首当其冲，接着是自己的大仇人宇文化及。一时间，王世充反成了争战的核心，谁能取得洛阳，谁可以控制北方的河道交通，那时顺流南下，谁能抵挡。

彤彤神色凝重地道：“据我得来的秘密消息，三天前李世民的得力手下李靖夫妇，起程前赴河阳，看来不会是什么好事。”

徐子陵心中剧震，色变道：“李世民是要把李密收为己有，向他招降。”

彤彤皱眉道：“李密岂是肯甘为人下的人？”

徐子陵想起寇仲对李世民的评语，沉声答道：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现在天下虽大，李密却是无处可藏，没路可逃，若李世民能予他栖身之所，避过这一

阵风头，怎都该胜过一败涂地的结局。”

彤彤仍是不解，道：“李世民如若传闻所说的智勇双全，应知招纳李密只是养虎为患。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你的话不无道理。但我却有深一层想法，李世民这手段主要是做给其他人看的。摆明即使像李密这种一方枭雄的霸主，他也有迎纳的心胸气魄，顺我者昌，这或者可令他少打很多场仗。”

彤彤娇躯微颤，美目射出崇慕神色，低声道：“彤彤服了！徐爷对李世民认识的深刻，就像能把他看穿看透的样子，实情定是这样，而这亦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李世民可能是当今世上最懂用手段的人，能人所不能，为人所不为。现在我也要为寇仲担心哩！辛辛苦苦击败李密，却被李小子一声谢也没有的把最大成果接收过去。”

彤彤道：“现在风声很紧，王世充立稳阵脚后，开始逼各路人马撤离东都，这是我们要撤走的另外一个原因。”

徐子陵问道：“伏骞、突利和王薄等人是否仍在洛阳？”

彤彤道：“伏骞的情况我不清楚，但突利和王薄均已先后离城，目前行踪不明。唉！邙山之役，把整个局势全扭转了，现在谁都不知下一刻会出现什么变化。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寇爷和徐爷在江湖上的声望暴涨数倍，谁都不敢再对你们掉以轻心。”

徐子陵对自己是否比以前更有名气威望怎会关心，再问道：“有没有晁公错又或阴癸派的消息？”

彤彤道：“听说晁公错已南归，至于阴癸派一向行踪隐秘，谁都不知她们在干什么。”

徐子陵大感不妥，以阴癸派的专讲以怨报德，有仇必报，怎肯放过他们？

不过彤彤显然所知止此，遂告辞离去。这清秀可人的美女露出临别的依依神色，送他到门口时低声道：“徐爷小心，现在你们项上的人头非常值钱哩！”

徐子陵与寇仲在一间面馆相会，后者神色愤然道：“形势相当不妙，虚行之并没有留下任何暗记标志，照我猜想王世充已瞧破我们的关系，于是把他收押起来，再引我们去救他。”顿了顿压低声音道：“去救人只是下下之策，只要我们俘虏个人质例如王玄应者，便不怕王世充不和我们作交换了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恐怕你要到皇城或皇宫才可以找到王玄应，那样不如索性向王世充下手，来得更为直接一点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我只是打个比喻，事实上我心中早有人选，不怕王世充不屈服。”

徐子陵沉声道：“董淑妮？”

寇仲兴奋地道：“正是此女，捉到她的话，可同时害害杨虚彦和李小子，你

猜李小子晓不晓得杨虚彦早和这荡女私通？”

徐子陵皱眉道：“我们怎样下手？总不能在皇城外干等，且不知她会从哪道城门离开，更弄不清楚她会躲在哪辆马车里。”

寇仲审视了面馆内其他几桌食客，凑到他耳旁道：“名义上董淑妮已成了李渊的妃子，论理她自然不该踏出国房半步，更不许见别的男子。幸好我和你都知她是什么料子，不偷去和杨虚彦私会才是怪事呢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你说得好像吃碗面食个包那么简单，何况你伤势仍未痊愈，荣府除杨虚彦外尚不知有什么棘手人物。我们瞎子般进去寻人，不闹个一团糟才怪。”

寇仲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只要救出虚行之，宋金刚的人会安排我们到江都去，时间紧迫，我们趁今晚下手。”接着又道：“你知道是谁要找岳山吗？”

徐子陵兴趣盎然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寇仲故作神秘地道：“你怎都猜不到的，就是尚秀芳。”

徐子陵失声道：“什么？她仍在洛阳吗？”

寇仲道：“这个误会太大了！你这冒名岳山不但令她滞留此地，还使她悬赏十两黄金，予任何可提供你这冒牌货行踪的人。真想找她来问问，为何她这么急于要见岳山？”

徐子陵晒道：“你不是说她对你很有好感嘛，还约了你去和她私会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听说李小子每晚都到曼清院听她弹琴唱曲，两人打得火热，哪还有我的份儿？”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李世民绝非耽于酒色之人，这样做只是放出烟幕，以惑王世充等人的耳目。事实上他正秘密向李密招降，如若成功，等于兵不血刃地一次打赢许多场胜仗。”

寇仲色变道：“这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徐子陵详说了后，寇仲拍桌赞道：“好小子果然有一手，不过我不信他会成功。唉！也不要说得那么肯定。”

徐子陵见人人侧目，责道：“你检点些好吗？”

寇仲低头吃面，咕哝道：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娼妖女，忽然间销声匿迹，叫人防无可防。就算救回虚行之，这到江都的路途亦不好走。别忘记阴癸派一向和老爹紧密合作，实乃我们背上芒刺，心腹大患。”

徐子陵叹道：“现在我们除了步步为营外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寇仲默默把面吃完，摇头道：“我们必须从被动变回主动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可狠狠教训李小子和王世充那忘恩负义的老狐狸。劫走董淑妮是第一步，至于第二步，嘿！你想到什么呢？”

徐子陵没好气地道：“你定是天生负气斗狠的人，你现在凭什么去和李小子斗？即使单打独斗，我们亦未必可胜过李小子。”

寇仲笑嘻嘻道：“我们是斗智不斗力，不如你扮岳山去见尚秀芳，看看有没有便宜可占？”

徐子陵心中一动道：“若要扮岳山，就不是去见尚才女而是见馆妖女了！你有没有办法探听到郑石如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寇仲摊手道：“我现在无将无兵，叫我如何查探？”接着一震道：“何不试试白清儿那条官船？不妨露露底子后拍拍屁股走人，我在附近为你把风便成。横竖到今晚仍有大半天时间，找些玩意儿也是好的。”

徐子陵犹豫道：“若碰上祝玉妍，说不定她与岳山是老相好，岂非立给识破，惹来一身腥？”

寇仲道：“迟早也要和祝玉妍对着干的，怕她什么？况且遇上她的机会微乎其微，这或者是唯一探查阴癸派的方法。”

徐子陵沉思片晌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！依你之言去碰碰运气好了。”

徐子陵故意戴上竹笠，垂下遮阳纱，只露出嘴巴下领的部分，浑身透着诡异莫名的气氛，朝仍泊在码头白清儿那条船昂然走去。码头处人来人往，忙于上货卸货，河面更是交通繁忙，舟船不绝。徐子陵正思量如何入手，白清儿的舟楫刚好有几名男子从跳板走下船来。他定睛一看，心中叫好，原来其中一个正是“河南狂士”郑石如，其他三人还有两个是他认识的，一个是“金银枪”凌风，另一人是“胖煞”金波，全可归入敌人的分类。另一人年纪在二三四间，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，亦有些眼熟，似乎在荣凤祥的寿宴中碰过面，曾有一眼之缘的家伙。徐子陵手按刀柄，迅速前移，拦着他们去路。

四道凌厉目光立时落在他身上，并乘机在离他两丈许处立定。徐子陵手按刀柄，跨步逼去。四人同时感到他森寒肃杀的强大气势，纷纷散开，还掣出兵刃。凌风仍是左右手各持金银短枪，金波拿手的兵器是长铁棍，另外那年轻公子和郑石如则同是使剑。附近的人见有人亮刀出剑，连忙四散走避。

徐子陵厉声喝道：“郑石如滚过来受死，其他不相干的人给老夫滚到一旁，否则莫要怪老夫刀下无情。”

直到此刻，他仍不知如此找郑石如的麻烦有什么作用，这也可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因为郑石如和白清儿已成了他们找寻阴癸派的唯一线索。假若郑石如奉阴癸派之命来招揽他，他便有机可乘。

郑石如立即认出他的“沙哑”声音，忙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不知晚辈在什么地方开罪了岳前辈呢？”

凌风等三人听到“岳前辈”三字，均脸色骤变，显是知道底细。

徐子陵冷哼道：“有什么误会可言，若非你泄出老夫行踪，谁会知晓老夫已抵此处，只是这点，你便死罪难饶。”

郑石如显是对“霸刀”岳山极为忌惮，忍气吞声道：“前辈请先平心静气，听晚辈一言，此事实是另有别情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，坐下细谈如何？”

徐子陵冷笑道：“老子没有这种闲情，杀个人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看刀！”

不先露点“真功夫”，如何显出身价。徐子陵一晃双肩，行云流水般滑前丈许，拔刀猛劈，强劲的刀势，把四名敌手全卷进战圈内去。

在各样兵器中，徐子陵因曾随李靖习过“血战十式”，故长于用刀。加上这些日子来见闻增广，这下施展刀法，既老辣又杀气腾腾，确有刀霸天下的气势。

一方是蓄势以待，另一方却是心神未定，兼之徐子陵的动作一气呵成，快逾电光石火，且刀风凌厉无比，郑石如、凌风和金波三人均感难以硬挡，往四外错开，好拉阔战线。只有那年轻公子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也可能是不明底蕴，竟毫不退让掣刀硬架。“当！”那公子连人带剑给徐子陵劈得横跌开去，差点滚倒地上。

郑石如大吃一惊，闪了过来，运剑反击，凌风和金波忙从旁助攻，以阻止他续施杀手。前者剑招威猛，迅疾老到，比之后两者明显高出数筹，且招招硬拼硬架，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响个不停。徐子陵心中暗赞，这河南狂士眼力高明，知道若让自己全力施展，将势难幸免，故拼死把自己的攻势全接过去，好让凌、金两人可展开反击，战略正确。

徐子陵一声长笑，长刀随手反击，接连不断，大开大阖中又暗含细腻玄奥的变化手法，把三人全卷进刀影锋芒里。不露点实力，如何可得对方重视。

船上传来嘞嘞莺莺声道：“岳老可否看在妾身分上，暂请罢手？”

徐子陵蓦地刀势剧盛，逼得三人纷纷退后，再从容还刀鞘内，自然而然便有一份稳如岳立的大家风范，倒不是硬装出来的。

仰头瞧去，白清儿俏立船头处，左右伴着她的竟赫然是久违了的“恶僧”法难和“艳尼”常真，两人神态出奇的恭敬，由此可知“霸刀”岳山威名之盛。徐子陵倏地腾身而起，越过三人头顶，落在舱板上。白清儿神态依然，恶僧和艳尼则露出戒备神色。

徐子陵透过垂纱，旁若无人地盯着白清儿道：“若老夫法眼无差，小妮子当是故人门下，那天在街上老夫一眼便瞧穿你的身份。”

这几句话既切合他老前辈的身份，又解释了那天为何在街上对她虎视眈眈的原因。

郑石如此时跃到船头，低声道：“我们当然不敢瞒岳老，岳老既知原委，当明白这处人多耳朵，不如请移大驾入舱详谈如何？”

徐子陵回望码头处，见到凌风和金波正借那公子离开，登时明白到凌风和金波亦是阴癸派的人。这么看，钱独关若非是阴癸派的弟子，也该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。这个“岳山”的身份真管用，轻而易举得到很多珍贵的情报。

冷哼一声，徐子陵率先步入船舱。郑石如赶在前面引路。尚未跨过进入舱厅的门槛，徐子陵忽然止步，不但心中喊娘，还骇出一身冷汗，差点要掉头溜

大唐
双
九
情